

句句血泪话从前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前 从 话 泪 血 句 句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句句血泪話从前

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: 2343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· 印张: 1 1/2 · 字数: 11,300

1964年2月第一版

1965年4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20,001—30,000册

統一书号: T 3110·235

定 价: 0.11 元

出版者的話

为了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，我們將陸續出版《工农家史》、《村史》、《社史》、《工矿史》等四史丛书。此外，我們还将出版《阶级敌人罪行录》。

这套普及讀物，通过鉄的事实，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；同时，又用生动的事例，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。

編輯出版这套讀物，我們还缺乏經驗，希望讀者多提供意見，帮助我們改进編輯工作。

目 录

苦难的六十年·····温桂七(1)

句句血泪話从前·····康庆芳(14)

苦 難 的 六 十 年

丰城县筱塘人民公社社員 溫桂七

我是丰城县筱塘人民公社沙郭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社員。今年七十四岁，过了六十年的牛馬生活才得到大翻身。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生产呀、生活呀，一年比一年兴旺。我自己也越活越年輕，滿身都是劲。

我吃过三个时代的飯，从清朝、“民国”到解放。哪个时代好，哪个时代坏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

我的家是个貧苦农民的家。父亲給清朝一个曹总（管錢的官）打长工，长年在外。家里靠母亲紡棉花、做零工过活，一年到头吃不飽、穿不暖，冬天冷得沒有办法，我和弟弟总是围着一床破棉絮，坐在床上。

在生活的逼迫下，三岁，伯父就把我帶到田間，用帶子把我綁在牛車盘子上，赶牛車水。七、八岁跟着学犁田、耙田。十二岁，就去帮地主做工，整天扶犁打耙，忙得难伸一下腰，还吃不上一頓飽飯，經常餓得头发暈，手脚发軟。冬天，帮地主放鴨，大雪天还只穿一条单紗褲，一件破夾袄，打一双赤脚，脚板上冻的裂口有半寸深。母亲見我冻成这个样子，心疼地把垫睡的一只烂麻袋綁到我身上，又拿些破布帮我包好脚，給我穿一双草打的

鞋。可是狠心的地主，借口农闲，更沒有一頓飽飯給我吃。每日天露露光，吃几碗湯湯水水就出門放鴨，直到天斷黑才归来。晚飯是有一餐无一餐。記得有一次，我靠在灶牆边等飯吃，被地主婆看見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今日风大，火点不着，弄飯不熟，你回去吧！”

我过了两年多这样的日子，乡下沒有生路，又去南昌油漆店当学徒。学了三年就挑了三年的水，煮了三年的飯，名义上是学徒，实际上跟老板打长工。第四年才讓我学手艺，出了店却找不到事做，只好打零工。

到了“民国”时，滿以为换了世界总会好些，哪晓得坐天下的又是有錢有势人，穷人还是受压迫受剝削。我苦得难熬，又回到家里作田。捱到三十岁还娶不

起亲，到三十二岁，父亲邀了个会，东借西凑，才给我娶了一个老婆。当时还是借人家的屋、借人家的衣被成的亲。过了一年生了一个崽，不久父母又死了，背了一身的债，才把双亲安葬下去。

为了求生，我只得再一次离开家乡去南昌做工，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搞得昏天黑地，工人都失了业，我哪里找得到事，只好租辆黄包车卖苦力，想为全家五口人找点生计。可是，一天拚死拚活最多也只赚得七、八毛钱，交掉每日五毛钱车租，就只够吃伙食，有时赚不到只好空着肚子，还经常挨打受骂。有一次，我拉着车子往洗马池去，被一个国民党军官叫住，一踏上车说了一个地方就不停地催快，我拉着车子死劲跑，他还嫌慢，用穿着皮靴的脚踢我的背脊，到了一家洋房门口，招

呼他下了車，還沒有問他要錢，他看下表把眼睛一瞪說聲：“誤了老子的時間”，就拿皮帶朝我抽過來，然後一扭身往洋房里走去，我望着這家伙的背影恨不得揍他几下。到了冬天，我還打雙赤腳拉車，身上冷得難過就背張油紙。年三十晚上，有錢人家燈紅酒綠，歡樂團聚，我還在馬路邊守生意，又凍又餓。守到初一開門爆竹响，還不夠交租錢。

靠拉車子混不下去，家里的人又得病，我又回家了。我和老婆商量，到青草湖里開荒。我們一鍬一鏟，起早摸黑，開出了六畝多荒地，作了一年，地主看着眼紅，走到田邊，指着我說：“你開的湖田不准作了，這是族里的湖，田歸族里，要作交租，三股交一股。”我辛辛苦苦開點荒，又被地主一手霸去了。

东也难生，西也难活，我到底到哪里去活命呢？我心一横，丢下家里又到南昌去拉車子。以后我就农忙在家作田，农闲出外拉車，舍死拚活地干，可是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，哪里会让穷人过个安生的日子。我五十六岁那年，伪乡长传来話，說我在外面的弟弟寿科中了签，要去当壮丁。一天，伪保长“五万贯”（真名叫雷清初）带着乡丁曾矮子几个人闖到我家来，“五万贯”眼睛一瞪，指头点到我鼻子說：“你寿科是壮丁，他跑了，你去頂数。”說着就要曾矮子綁我走。我老婆拚命拉住我，“五万贯”一脚把她踢倒在地上，几个人上前捉住我的手，把我綁到乡公所去。一进伪乡公所就把我关在一个又臭又湿的黑間里，不多久，我老婆赶来了，听見“五万贯”大声对她說：“要放

人有三條：一條叫壽科回來換他出去，一條买个壯丁抵數，錢不多，只要一千塊美金就可以。”這真是一幫吃人不吐骨的土匪。老婆听了只得回去忍痛將一只猪崽、禾種和一些能賣得到錢的東西都拿去賣了。又東家借，西家湊，到臘月二十七才湊到九百五十塊美金，請了一個保人，才把我放出來。

誰料元宵沒過，禍又來臨，一千塊錢的壯丁錢繳上去了，“五萬貫”這個黑心的沒能獨吞到手，又帶着鄉丁來敲詐勒索，一進門就把我綁着。我問他們我犯了什麼罪？“五萬貫”凶着我說：“你買的壯丁跑了。”“跑了，我交了壯丁費……”話還沒有說完，他就拖着我要走，老婆看見這個樣子，一手抱着三女，一手拉住我不放，我狠心地說：“莫顧我了，你帶好

崽女，我拿命和这些土匪拚了。”乡丁一枪托把她打倒在地上，三女跌得扑在地上大哭，我心里又痛又恨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们又把我关进了那个黑间里。我老婆走投无路，钱没有，吃没有，人又活受罪，活到这个世界，有苦没处诉，把奶给三女吃了，心一横就上吊，幸好断了绳跌下来，被隔壁邻居听到，才救活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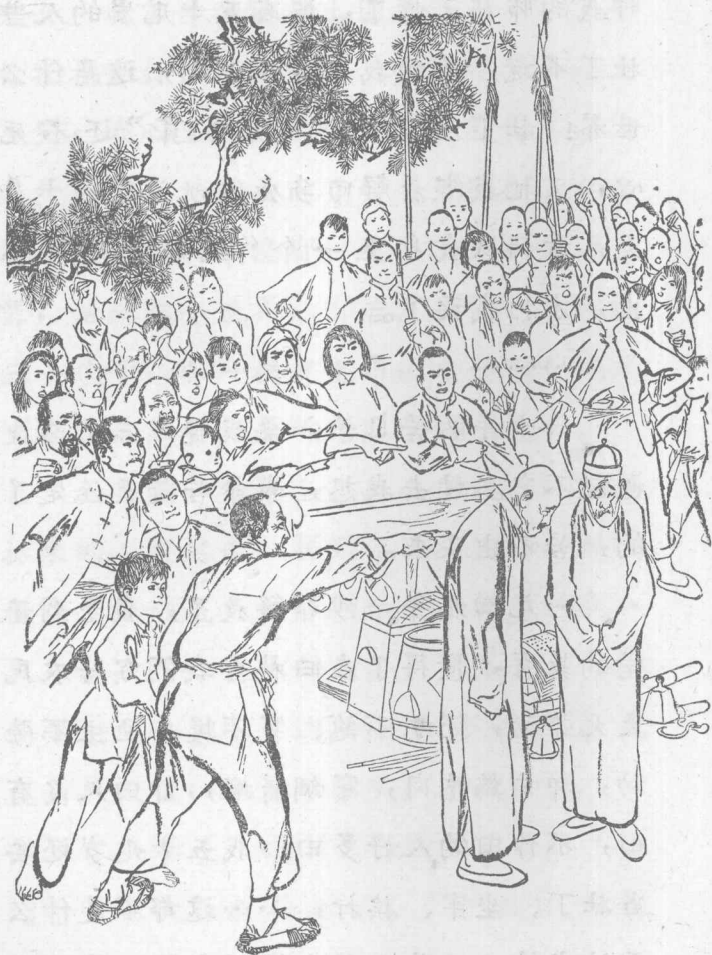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的一天早上，乡公所把我们这些抓来的人绑起来，解到丰城接兵站，挨个检查。轮到我头上，那个反动军官把我一拉，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“五万贯”挨到那个反动军官身边，点头哈腰指着我说：“嘿嘿，他身子结实，当伙伙好。”伪军官一举手“啪啪”打我两巴掌，“你这个老家伙还来卖壮丁。”“我是被抓……”不等我说完，提着扁担就打我，当

时我的肺都气炸了，抓我五十几岁的人当壮丁不说，反赖我是卖壮丁的，这是什么世界！壮丁没交上，“五万贯”还不死心，又把我绑着解回乡公所，关了我十多天，看到从我身上一个“铜板”也刮不出，才把我放了。

.....

六十年的苦日子，要我説，三天三夜也説不完。过去我想，我命苦是天注定了的，苦不出头来。

一九四九年，沙郭解放了，我受到了党的教育，懂得了在旧社会我们穷苦农民天天劳动，还吃不饱、穿不暖，地主不劳动，却吃鸡吃肉，穿绸着缎；作田人没有田，不作田的人好多田；我五十几岁还要当壮丁、坐牢、挨打，……这都不是什么天注定的，而是旧社会的制度恶，是国民



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我们穷人。穷人要想翻身，必须彻底打倒这些反动派，彻底消灭剥削制度。土改开始，我就积极参加斗争，吐出了我六十年的苦水。我翻了身，浑身都是劲，生活也跟着好起来，我想了一辈子的农具家伙都置齐了。崽也进学校读书了。我很清楚，这都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给我的。我从心里热爱党和毛主席。一九五四年入初级社时，有个富裕中农把牛卖了，还鼓动我说：“牛入社吃大亏，不如卖了好。”我想，办社是毛主席号召的，卖了牛入社对不起毛主席，我把牛和全套农具都入了社。在集体劳动中，我看清了这是条挖掉穷根、大家富裕的大路。一九五八年，成立了人民公社，我心里更亮堂了，党又领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了一大步。

吃过苦，才知道什么是甜，社会主义制度是多么可爱啊！从解放到现在，不过只有短短的十四年。可是这十四年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去，我们沙郭是个出名的穷地方，十年九不收，荒田成片。人家都说：“有女莫嫁沙郭村，年年岁岁水围门，半亩破田一张网，打鱼买米过光阴。”如今大不同，村里找不到一尺闲土，沟沟汊汊都种上了庄稼，新修的圩堤好几丈高，抽水机嘟嘟响，产量一年比一年高。一九六二年沙郭遭到空前未有的大水灾，早稻全部浸死，可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人民公社，洪水一退，便组织抢种，全大队一季晚稻就收了四十二万斤谷，超过了全年计划。一九六三年早稻又遇到从未见过的大春旱，还是获得了好收成，比计划超过二成多。这是在过去想都想不到